

罗马的衰落是所有帝国由盛到衰的历史缩影

一部扣人心弦的高清罗马史

非常二百年

罗马帝国衰落记

〔英〕安德林·戈德斯沃司◎著 郭凯声 杨抒娟◎译

THE FALL
OF THE WEST
THE DEATH OF
THE ROMAN SUPERPOWER

THE FALL OF THE WEST

The Death of the Roman Superpower

非常三百年

——罗马帝国衰落记

〔英〕安德林·戈德斯沃司 著

郭凯声 杨抒娟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FALL OF THE WEST: THE DEATH OF THE ROMAN SUPERPOWER/HOW ROME FALL

byADRIAN GOLDSWORTHY

Copyright: © 2009 BY ADRIAN GOLDSWORTH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三百年——罗马帝国衰落记/[英]安德林·戈德斯沃司著;
郭凯声 杨抒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8
ISBN 978-7-229-02007-1

I.非… II.①安…②郭…③杨… III.罗马帝国—历史
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6544号

非常三百年——罗马帝国衰落记

The Fall of the West

[英]安德林·戈德斯沃司著 郭凯声 杨抒娟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刘太亨 刘嘉
责任编辑:郑玲 责任校对:何建云
技术设计:日日新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大学建大印刷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邮编:400045)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3 字数:296千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2007-1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序 言

如果说今天的人们对于罗马帝国还有什么了解的话，那就是人人皆知罗马帝国的衰落。毫无疑问，这是古罗马最著名的“事实”，正如儒略·恺撒是古罗马最著名的人物一样。罗马的衰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帝国持续了如此之长的时间。从恺撒遇刺身亡时算起，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和西部各行省支撑了五百多年，而以君士坦丁堡为统治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存在的时间则一直延续到15世纪，差不多是西罗马帝国的三倍。罗马帝国的疆域也特别大（从古到今没有其他任何强国统治过地中海周围的所有土地），并且在许多国家留下了它的遗迹。即使在今天，罗马帝国的众多古迹依然雄伟壮观，震撼人心。无论是罗马城的圆形剧场和万神殿，还是遍布各行省的剧院、高架渡槽、别墅及道路，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在19世纪前，没有任何国家建设过如此庞大的全天候道路网，许多国家直到20世纪才修起了这样的道路。在众人看来（尤其是在那些参观了博物馆和各种古迹的游客眼中），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高度成熟的社会——窗户上的玻璃、集中供热系统、公共澡堂等，无一不折射出这个社会的先进。正因为如此，罗马的衰落就显得越发古怪了，特别是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脱胎而出的那个世界跟它的前身相比，显得是如此的粗俗原始。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至今仍是一般人头脑中的定见，尽管这一说法早就被学者们抛弃了。

* * *

罗马帝国为何衰落，至今仍是史学界面临的老大难问题之一。在讲英语的社会里，一说起“衰落”，必定就会联想到“衰亡”，因为爱德华·吉本的那部不朽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书名已经深入人心，牢牢地嵌入了广大公众的意识中。18世纪的众多历史著作中，没有一本像这部巨著那样至今仍在以各种不同的版本频繁地刊印。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献多如牛毛，其中一些著作的分析展现出更深邃的洞察力，但没有一部著作能叫板有资格跻身于伟大英语文学著作之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在晚年时常常觉得他命中注定要当一个史学家，详细记述罗马

的衰落这一宏大主题。他声称记得自己忽发灵感的那一瞬间：“1764年10月15日的罗马，我在卡皮托山上静坐着沉思默想，周围是遥远往昔留下来的一片废墟，不远的朱庇特神殿里传来赤脚僧侣吟唱的晚祷曲。就在此时此地，记述罗马城衰落的念头首度闯进了我的脑海。”

关于这一刻的具体情况，吉本自己的说法就有好几个版本，这就令人怀疑他是不是刻意为这段回忆添油加醋甚或凭空捏造出一个故事。但另一方面，在古罗马心脏的旁边看到历史和今天似乎走得如此之近，任何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游客也很难不生出类似的想法。“赤脚僧侣”早已不再显眼，取而代之的是无孔不入的一群群小贩；只要老天一变脸，他们兜售的东西立马就从太阳镜变成了雨伞。甚至连沿着圣道漫步的其他一群群游客，也让人感受到一点古代罗马城繁忙喧嚣的气息——它曾经的活跃与忙碌，一点也不输给环绕在它周围的那座现代城市。

罗马不只是博物馆，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社区，还是一个现代国家的首都和世界天主教会的中心。古罗马辉煌历史的遗迹，同今天的住宅、办公楼及酒店并肩而立。罗马从未被遗弃，尽管在它衰落之后所经历的许多世纪中，它的人口与帝国巅峰时期相比已大大减少。其他现代城市有不少也是建立在罗马的基础上，这一点从它们的网格状街道布局上仍然可以看出来。还有些罗马城市则彻底消失了，其中有些埋没于沙漠中的废墟如今成了世上最富于浪漫情调的遗迹。罗马帝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在它统治过的地方生活也随之终结。当然生活的环境肯定发生了变化，有时变化还是剧烈而迅速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则温和得多。研究中世纪的专家早就弄清楚了黑暗时期并非一团漆黑，不过按任何一种合情合理的标准来衡量，与罗马时代相比它都确实算得上是够黑的。许多方面，例如权力和贸易，都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地方化趋势，而世界也给人以越来越不安全感，因为邻近的城镇村落相互间的袭扰攻伐成了非常现实的威胁。很快地大家就既无资金也无技术来建设剧院、高架渡槽以及道路之类的宏大工程了，到后来甚至连维护现有的建筑也难以继。世界从罗马时代变身为其后几个世纪中悄然现身的中世纪的雏形，对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过程及原因，学者们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唯一没有疑问的是它确实发生了。

吉本非常仰慕罗马帝国巅峰时期的文治武功，而他那个时代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莫不如此。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当代世界的激情，特别是对本国体制的迷恋（当时英国君主的权力已受到贵族的约束和指挥）。吉本知道他的国家以及英吉利海峡彼岸的

各邻国全都起源于瓜分了罗马帝国的各个蛮族部落。因此或许可以说，动乱和破坏最终产生了好的结果，而从他的立场来说，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从长远看是沿着正确的路线发展的。这种对罗马帝国的覆亡既惋惜又庆幸的复杂心情至今依然是罗马帝国无穷魅力的核心所在。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建造罗马广场上那些雄伟拱门的皇帝与普通人一样终有一死。那个一度如此富裕、如此强大、如此成熟、如此自信的罗马帝国，最后也还是要寿终正寝，而它的所有宏大建筑也随之土崩瓦解，化作废墟。

由于古代罗马总是让人联想到登峰造极的权势与文明，更晚近的国家常常以罗马的经历为鉴，因此关于罗马的话题也总是很快转到了罗马的命运上。在近代强国内，人们通常把罗马的命运看做一个提醒大家要谦卑的警示，辉煌与强盛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切不可骄傲自大、腐化堕落。而外部的人，特别是那些对其他人的权势忿忿不平的人，则往往喜欢用现在得势的强国终有一天会失势的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人们曾拿许多国家同罗马帝国做比较。一个世纪前，不消说大家都把大英帝国比做罗马帝国，再往前或许是拿法国或当时的其他某个大帝国来做比较。而今天，比较的对象当然就是美国了。

这种比较在形式和腔调上都有所变化。近年来的畅销小说作家罗伯特·哈里斯就以罗马为题材撰写了一些作品，并公开声明这是影射当代美国的一种手段。BBC也播放了一部由前英国六人喜剧团体“巨蟒队”成员特里·琼斯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名为《野蛮人》，其主题是说其他国家的声誉全是被罗马的宣传给有意抹黑的。此电视剧的内容极富娱乐性，即使它想要表达的寓意有些牵强附会。希腊人肯定会因他们被当做野蛮人而目瞪口呆，因为当初正是他们自己发明了这个词来形容希腊以外的所有人。琼斯在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表示，这部电视剧就是直接影射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公开批评伊拉克战争。对许多人来说，抨击罗马已成为一条发泄对美国政策及其文化不满的途径。这必然会影射他们对两者的看法。

比较温和而笼统的批评那就更普遍了。某些聚会上，当人们得知我是研究古代的历史学家以后，几乎总是有人出来大谈“美国就是新的罗马”，然后常常会有某个自命不凡的人紧跟着加上一句：“当然啦，他们自己不这么看。”至少后面这种说法彻头彻尾是假的，因为自从美国立国以来，美国人就一直把他们的国家比做罗马。在构建这个新的国家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就真诚希望学习罗马共和国的长处而避免重蹈它最终覆亡的命运。现在，我们也可以公正地说，由于英美两

国的大学体制不同，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其知识面通常比英国人广。美国的许多工程师和医学博士或早或晚总要选学一两门有关历史乃至古典文学的课程，而这种事情在大西洋的彼岸简直不可想象。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拿罗马来作类比在美国一直格外普遍；除了记者、政论家和公众外，政客自己也动辄做这种类比，而且往往是一开始就吹嘘，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雄视天下、称霸世界的气势，是自罗马帝国巅峰时期以来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2001年夏，我参加了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组织的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该中心由美国政府的网络评估办公室资助）。六位历史学家被接到华盛顿的一家高档酒店——诚如与会者中一位资历较老、声望卓著的人所言：“看得出他们不知道搞学术的人并不在乎这些。”我们提交了论文，讨论了历史上各大强国的重大战略方针。当时曾先后举行一系列研讨会，旨在为美国与新崛起的中国之间的未来关系出谋划策，我参加的这个研讨会便是其中之一。演讲和讨论充满乐趣，引人入胜。学术界的会议涉及如此广阔的不同时期（包括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以及20世纪初的英国海军政策等）是相当罕见的。但引人注目的是，六位与会者中有两人应邀就罗马史的各个不同时期发表演说。

历史学家对真正在倾听他说些什么的一群听众演讲，其实给人一种有些古怪的感觉。在大学，多数人通常想的是对论文的评语中该说些什么，所讨论的主题也确实只有学术意义。不管我们觉得这主题多么让人热情迸发、激动不已，其原因也只在于我们总是希望发现真理。如果说在隔你不知有多远的地方，某人在制定政策时哪怕是稍稍用了一下你的分析，就立刻会使你的思想集中到与纯学术会议大不相同的方向上，而找出你所研究的東西的真相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要知道，一个政府部门真正想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消息是极其令人鼓舞的，而在美国出现这种事情的可能性要比英国大得多。

许多人觉得他们能看出古罗马与现代世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宣传我所撰写的《恺撒传记》的媒体访谈节目中，涉及这方面的评论和问题占了绝大多数。无论到哪里情况都是如此，而美国尤其明显。不过，人们在看出这些相似之处后所得出的结论却迥然不同，而且肯定与他们各自的政治理念有非常大的关系。以史为鉴历来都不是难事，但人们借鉴历史时常常只是为了拿过去来为现在的理念辩护。只要仔细地考察一下罗马帝国，立刻就可以发现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现代国家都有重大差别。这绝不是说我们不能从过去的事情中汲取教训，而只是说

我们必须相当仔细、非常谨慎地借鉴历史。

当代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不是本书主题，比我更适合写这一话题的大有人在。本书主要是讲述罗马帝国的衰亡（结果是西部的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仅在东边还剩下一些残余），其目的是在历史自身的大背景下按照历史自身的路线来解读历史。历史学家不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研讨会开过后才几个月，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我想象得到那一系列研讨会之后写出的报告现在已经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因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已有了根本的转变。我相当有把握地记得那次研讨会上，有人曾简略地提到中国并非唯一的重大威胁，石油和波斯湾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这有可能是我的想象。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人会预计到美国及其盟友即将卷入两场重大的冲突。拿我来说，肯定无法想象英国军队会重返位于古老的西北边界另一侧的阿富汗。

本书的主题是罗马，一个早已消失的帝国，而当时世界上的技术和文化与今天完全不同。了解那个世界的状况是搞清罗马衰亡之谜的唯一途径。在书中动不动就影射今天无助于达到这一目的。有些研究罗马时期的文献大谈公元43年罗马人入侵不列颠所引起的“震惊与畏惧”，读到这样的话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至于趁讨论罗马帝国某个行省的完结之机来抨击布什和布莱尔以及伊拉克战争，那就更显得奇怪了。

罗马帝国不是迅速衰落的，它的崩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这就提醒我们不要任意夸大当前事件及其对国家长远命运可能产生的后果。过去十年来，英国一直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地方。陷入腐败无能、公然撒谎等种种丑闻的大臣们死抱住官位不放，先是死不认账，否认一切指控，最终又不得不道歉，以为这样就足以轻易过关了。官僚队伍迅猛膨胀，规章制度日益繁多，而机构的效率却在下降，致使它们在处理非常简单的事务时都难以胜任。虽然公务员的人数与日俱增，但军队的规模却在收缩，尽管此时他们被更加频繁地派出执行重大战斗任务。把这种状况与公元四世纪时的罗马帝国相比是很容易的，众多政府法规中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陈词滥调肯定与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诏令如出一辙，而许多法规也正如后者一样根本无法达到其目的。这样的比较无助于我们对罗马帝国的分析，不过是作者在尽情发泄自己的愤怒罢了。我们必须把了解历史放在第一位。

只有到最后，我们把古罗马与现在的情况做对比并汲取一些教训才算是说得过去。其中有些主要是与人性而不是与具体的政策有关。我并不认为这些想法特

别深刻，很有创意。当然也不是说它们无足轻重，不适用于人类的任何组织机构，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我们还要庆幸的是，罗马所经历的事情，有许多肯定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再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并不带暴力色彩，其政治角力也不会演变成内战。

然而，或许有一个教训是应该从我们这个时代汲取的。我们的电视台几乎每晚都在播放伊拉克和其他战火纷飞地区暴力冲突的惨况。就在不久前，发生了一起特别令人气愤的事件。最初的报道称，两名患唐氏综合征的年轻女子携带炸弹混入了人群。炸弹通过遥控装置引爆，炸死了两名女子和其他许多人。由于人肉炸弹也当场丧命，因此事后很难弄清真相。但是，通常受害者主要是无辜的百姓，他们同政府和美国及其盟国并无任何关系。这类可怕的事件提醒我们，有那么一些人总是喜欢残害自己的邻居。

媒体的关注必定会聚焦在这些暴行上，因为这类事件是新闻，而安宁平静的日常生活则不是新闻。我们必须记住，暴力与日常生活是并存的。各种恐怖袭击，包括人肉炸弹、迫击炮袭击以及其他，频繁地以人流密集的市场为目标，因为人们要到市场上购买食品和各种生活必需品。距袭击现场只有几条街远的地方，每天要做的事还是得照做不误：上班族去上班，孩子们去上学，一日三餐，晚上睡觉，男婚女嫁……除了照常生活下去，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有的人干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多数人是走不了的。暴力冲突使生活更加艰难，而暴力威胁的阴影则使恐慌情绪扩散到远远超出恐怖事件直接受害者这一群体之外。但生活还得继续下去，我们在考察罗马政权的崩溃、帝王统治的终结以及蛮族的入侵时，应该记住这一点。这样或许才不会对罗马文化的许多方面得以流传下来，而入侵者的占领并未导致人们全部外逃、现有村镇统统消失等现象觉得特别新鲜了。

* * *

对我来说，在写完了有关恺撒的传记之后，仔细考察罗马帝国的衰亡历程理所当然就成了我的下一项课题。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个转折，因为过去我研究和撰写的对象基本上是罗马历史的较早时期。尽管最近几年的时间我都花在了这部著作上，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个领域的门外汉。我希望它能开辟一个专攻某段时期的史学家有时会看不到的新视角。我之所以能写出这部著作，是与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分不开的。由于对后期罗马帝国的研究在二三十年前开始

风靡一时，现在有关这段时期的文献可谓非常丰富，包括一些无论从古代史研究的哪一方面看都算得上是最新的、令人大开眼界的学术成果。因此，这个领域的新手得以从海量的研究成果中轻松接触到这几个世纪历史的几乎每一方面。从一开始我就必须承认我欠这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份情（我已通过本书的注释和传记列出了其中的多项工作）。但需要说明的是，我撰写本书的主要理由却在于我不满意这些研究工作所得出的种种结论和设想。对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的衰亡，现在并没有公认的解释。研究这段时期的学者中，对“衰亡”这个字眼感到不快的学者其人数之多大出我的意料。许多人转而玩起了“转变”之类的字眼，也就是承认发生了变化，却用较温和的说法把它表述出来。也曾有人提出一些意见，反对这种粉饰现实的做法，但任何人只要一说到“衰落”两字，则仍会被视为异类。特别是四世纪的罗马帝国，常常被描述为可与屋大维和哈德良时期的罗马帝国并驾齐驱，甚至比那个时期更强大、效率更高。我不相信这类说法，而是只想证明，在证据面前，这类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更不消说它违背了常识。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是值得加以分析解释的，可奇怪的是，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却无人问津。

一项学术研究，应当总结并列出于关于某一问题的辩论中所有主要参与者作出的论证与分析。这类资料能让历史学家享受到无尽的乐趣，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但对外行来说，那就枯燥乏味得要他们的命了。本书的正文仅是偶有提及学者的名字，而在注释中则列出了相关学者著述的参考资料。大多数读者不必去看这些资料。之所以把它们列出来，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希望涉猎更多内容的读者，或者是那些想要追踪我的思路、看看我是怎样得出本书中的结论的读者。参考书目并非详尽无遗、一个不漏；而且，由于许多英语以外的文献只有有机会到资料非常齐全的大学图书馆中去查阅的少数读者才能比较轻松地找到，因此本书只列出了英文的资料，尽管这样有失公允。

二世纪的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称雄一时的巨无霸，无人能望其项背。因此人们似乎有充分理由称它为那个时代的超级大国。但我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我无意为“超级大国”、“大国”、“帝国”等下定义。现在这种僵硬死板地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相当普遍，而在我看来它并不能给人多少启示。在前面提到的那次研讨会上，我记得一位其研究成果极为令我钦佩的学者直截了当地宣称大英帝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帝国。毫无疑问，他指的是大英帝国的特征并不与其他帝国完全相同。我很难看出这样咬文嚼字地死抠定义有什么好处，要想证明

到公元六世纪末罗马帝国的势力、财富和版图都已大大缩水，无须借助这些人为的标签。

同理，我实际上也没有使用“拜占庭”和“拜占庭人”这两个近代才出现的词汇。对那些以君士坦丁堡为统治中心的皇帝，我一概冠之以“罗马”的称呼，尽管他们已经不再控制意大利及罗马城本身。他们自己也是认同这种称呼的。诸如“Germanic（日耳曼）”以及“tribe（部落）”之类的术语是否准确，也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我使用这些术语是因为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选择。类似的，“蛮族”这个词有时是图方便而使用，我们不应过度死板地解读这些术语。

* * *

本书的时间跨度长达四个世纪以上，因此不能指望它会同样详尽地描述这段时期的整个历史，虽然要想把书中每一章都拉长到整本书那样厚的篇幅或许不是难事。我尽可能保持一种连贯统一的叙事方式，不过有时为方便起见，也会集中讲述某一地区发生的事件，然后再转到其他地方。由于篇幅所限，对于某些问题（例如宗教、法律和外面的社会）我只能非常简略地触及一下。这并不是因为此类问题无足轻重，而仅仅是因为它们对于罗马政权的逐渐腐朽只起了比较次要的作用。现存的史料中，有关基督教的资料占了极高的比例，要把本书变成一部叙述这几个世纪中基督教历史的著作是非常容易的。基督教的历史本身同样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但这已偏离了本书的主题。本书的重点，必须始终放在那些导致罗马帝国最终垮台的因素和事件上，这就是本书想要讲述的故事，无疑是一个既涉及帝国的衰落又涉及它覆亡的故事。

* * *

在进一步展开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之前，我首先应该感谢协助我写出本书并耐心倾听我想法的多位学者。其中部分学者还看过各本手稿，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益的意见。我特别要感谢杰弗里·格雷特瑞克斯，他在渥太华大学承担繁重的教学与研究任务，但却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了本书全部章节。由于他的帮助，我查到了许多本来找不到的资料。我也非常感谢凯文·鲍威尔和佩里·格雷两位先生抬爱审读本书。他们各自对本书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点评，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将他们的某些意见纳入书中，对此我唯有深表遗憾。同样，伊恩·休斯审读并

序 言

点评了本书所有章节的最初几稿，他非常乐意转入更对他口味的一个时期。最后，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艾芙瑞·戈德斯沃司，她曾校读过我撰写的几乎所有著作，对于那些向各位亲朋好友致谢的客气话，她都已经看厌了。我应该感谢上述各位，他们的帮助为本书增色不少，使本书取得了单靠我一人之力不可能实现的改进。

我还要感谢奥利安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责任编辑凯思·洛韦，他们的辛勤劳动把一大篇干巴巴的文字变成了精美的著作。对伊利恩·史密斯以及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我也要表示同样的谢意，感谢他们过去为《恺撒传记》一书所下的工夫以及今后将要为本书所做的工作。最后我还必须感谢我的经纪人乔治娜·卡帕尔，是她又一次创造条件，使我得以撰写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

安德林·戈德斯沃司

大问题

一味求大，理所当然甚至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罗马的衰落。繁华的背后，潜藏着腐败的根源。无节制的扩张与征服，使毁灭的种子被无限放大。一旦时机不对或意外事件使它失去了人为的支撑，这个庞然大物便在自身重量的高压下轰然倒塌。罗马帝国崩溃的故事简单明了，我们无须费心探寻它遭到毁灭的根源，倒是应该为它能苦苦支撑如此之久而感到意外。

——爱德华·吉本

公元476年，最后一位以意大利为统治中心的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在拉维纳退位。当时年仅十岁的他，不过是他父亲的傀儡，他的父亲统掌了全部罗马军队。其实这支军队已经没有多少军队的样子了，那时他们已不再控制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而帝国东部则由坐镇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位皇帝统治，他并不承认意大利那位觊觎帝位的野心家。西部各行省，包括高卢、西班牙和北非等，大部分已被日耳曼裔的军阀瓜分为若干个王国。后来，罗慕路斯的父亲，这位觊觎皇位的野心家被一位名叫奥多亚克的有蛮族血统的军官干掉。之后，同样的命运也落到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头上。由于这位儿皇帝本身无足轻重，不值得干掉，因此他得以在舒适的退隐生活中悠哉游哉地安度余生。他的名字罗慕路斯取自神话中战神马耳斯之子、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路斯，而其绰号“小奥古斯都”则取自首位罗马皇帝的名字，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人们通常认为，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是在公元476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罗马帝国五个世纪的统治，就是在深深的哀怨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一事件似乎并不重要，末代皇帝的臣民们大部分说不定根本就没有留意此事。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个又一个被权势极大的将军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傀儡皇帝如走马灯般先后登场，罗慕路斯不过是他们之中最后一位而已。到四世纪快结束时，罗马帝国已分裂成东西两半，每一半各由一位皇帝统治。东部依然

比较强大，西部却早已风雨飘摇，其财富和势力因迭遭重击而日渐衰败。到公元476年，西部的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而东部的罗马人则企图在下一个世纪夺回丢失的意大利、北非和西班牙的一部分。但他们缺乏长期守住这些地方的实力和意志。

帝国的东部，被近代学者称为拜占庭帝国，不过只要涉及到罗马人时，拜占庭帝国仍被称为罗马帝国。它在六世纪结束时仍然强大，但已经不是超级强大。它的财富和军事力量与统一的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相比可谓相形见绌。在罗马帝国最强大的时代，它的任何敌人或竞争对手都难以望其项背，遑论并驾齐驱了。而现在，罗马皇帝统治当时世界大部分地盘的时代只不过是遥远的记忆。到公元600年，面目全非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当年，取其地位而代之的新超级强国并未现身，倒是冒出一大帮小国和民族。中世纪悄然登场。

为何世界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解释此问题的理论层出不穷，为数众多，但共识却基本不存在。许多人强调公元476年的重要性，甚至把它当做历史上的里程碑。一些人声称其实帝国此前已经崩溃，还有少数人则抛出一种多少有些古怪的说法——罗马帝国在那以后依然存在。不但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其说不一，关于这一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也是各执己见。有些人如吉本，认为崩溃的根源早在帝国历史的初期就已经深深扎下，只不过它经历了一个长达几世纪的逐渐衰败的过程。其他人则认为崩溃的过程要短些，不过几乎没有人断言它是在几代人之内迅速完蛋的。罗马帝国的崩溃至今依然是历史学的大难题之一。

与罗马帝国相比，20世纪的帝国的崛起与垮台都要快得多，正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及其盟友日本帝国曾一度得势，令全球震惊，其实力在1942年双双达至巅峰。但三年后它们就倒在浸满鲜血的一片废墟中，昔日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也随之灰飞烟灭。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那些老牌帝国迅速走向终结。相较于德、日两国，各老牌帝国对于范围更大的地区曾产生过更深刻、往往也是更复杂而微妙的影响。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焦头烂额的英国非常爽快地承认“变革之风”已经吹遍全球，因此在短短几十年里便放弃了它的“日不落”帝国构想。有些国家一心顽固抵制变革，但它们死死守住殖民地不放的企图最终全都徒劳无功。

18、19世纪的大国留下影响深远的遗产和问题后，在20世纪已是强弩之末。新独立国家的边界往往是由前宗主国的行政官员们决定的，在需要分割的场合，边

界的确定可能还做得煞有介事，但通观亚洲和非洲，更常见的则是随意地划定边界。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以英语、西班牙语或法语为第二语言，而且往往还是官方语言和学校教学用语言，这些国家的法律和政治架构也源于欧洲模式。颇为诡异的是，拉丁法通过这一途径得以在全世界普及开来，所到之处已远远超出昔日罗马帝国的统治范围。统治权几乎无一例外地转移到当地的精英人士手中，他们接受的都是欧式教育，其实就是宗主国的教育。对广大民众而言，充其量只能说独立后情况并没有变得更糟，可新的统治者腐败之严重、剥削之残酷却是其前辈所望尘莫及的。以前的殖民地现在成了世界上最穷国家的主体。

前苏联继承了沙皇前辈的帝国和野心，它的存续时间比西欧列强要长，在40年里一直是称雄全球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最后，前苏联终于不堪自身的重负而倒下了。这一事件发生得太突兀，连它的冷战对手们也颇觉意外。前苏联崩溃后，处于其边缘的许多地区的命运仍悬而未决，有若干地区还引发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前苏联的崩溃使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眼下看来，除非有关中国发展势头的预测被证实，否则一霸独大的局面不会改变。

美国本身一度也是殖民地，经揭竿而起摆脱英国的统治后才成为一个国家。除了向西扩张外，它从不热衷于占据海外领土，而是积极地在世界各地维持一些基地。即便如此，由于冷战的缘故，美国还是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两场公开的战争，并秘密支持许多国家的武装人员。目前美国及其盟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驻扎有大量军队。按照美国的意图，在两国驻军是暂时的，等到美国支持的政府可以不依靠直接的军事援助也能站住脚时，就会撤出。美国对手常称美国为帝国，虽然这仅是一种宣传手段，但美国确实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地位还真与当年的罗马帝国有些相似。然而，鉴于其他近代帝国有着极为不同的经历，我们应当谨慎，不可过度发挥这种类比。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罗马帝国。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于1776年初问世，正好在《独立宣言》发布前几个月，这种巧合颇有一些讽刺意味。吉本当时为英国下院议员，1775年秋，他对下院决定支持政府向北美增兵、以镇压殖民地反叛民众的计划不声不响地予以赞同。到他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巨著时，英国已经输掉了战争。这是一次严重的挫败，但历史证明它不过是暂时的，大英帝国的辉煌仍留存。新

诞生的美国，其地盘与现今相比，差距相当大，因为向西海岸的大规模扩张尚未开始。任何人都想不到美国未来会如此风光，因此当时有人曾提出一些大胆的预言：在下一个世纪，即19世纪，美国对于外部世界事务所起的作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在19世纪，把大英帝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已是自然而然的事。对于吉本和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一类比还没有那么具体，但他有理由选择罗马帝国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古代大帝国作为考察对象。首先就是罗马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对西方世界的影响。罗马帝国比古代其他任何一个大帝国都大，存在的时间也更长。同样重要的是，罗马帝国的版图曾囊括吉本的祖国——英国，以及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基督教是在罗马时期兴起的，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由此有了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吉本年轻时曾接触过基督教，后来被他的父亲送往信奉加尔文教派的瑞士接受正宗的新教教育。天主教会保证了拉丁语得以延续，对于保存希腊语它算是尽了一臂之力，并且为文艺复兴时期希腊与罗马文献再见天日创造了条件。像吉本这样的人对希腊语和拉丁语都非常精通，因为这两种语言在他那个时代仍是教育的核心。希腊的成就一直为人仰慕，但雅典的衰落已经是被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明确记述的事实。亚历山大帝国的疆域非常广大，但这个帝国却不比他活得更久。早期的帝国如波斯、亚述、巴比伦与埃及等，它们的情况多是透过希腊人和《圣经》上的叙述而为人所知。商博良破译罗塞达碑距此时还有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因此，当时人们对这些最早的古代文明并没有多少正确的了解。

罗马帝国对欧洲启蒙时代也有一种特别的直接影响。只有到此时，人们才相信知识与文化再次达到甚至开始超过古典时代的水准。然而罗马帝国的西部早在吉本动笔的一千三百多年前就已经灭亡，残余的东部帝国也在三个世纪前销声匿迹。回顾过去，中世纪似乎呈现出一派无法言语的愚昧与迷信，与希腊—罗马文明的成熟及明显的理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看法即使到今天也并不罕见。不久前问世的一部考察古代世界向中世纪过渡史的著作，其副标题即为“宗教的兴起与理性的衰落”。

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人类、特别是居住在西欧的那部分人类，一直在退步而不是在进步。认识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对于了解近代世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尽管在古代享有崇高威望，但后期的罗马帝国却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杰出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全都生活

在更早的时期。吉本把注意力集中在罗马帝国的覆亡而不是考察它的崛起和全盛时期，这样他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他的观念别具魅力、极富创见而又相当成熟。他不仅参阅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同时也注意到同时代其他作者的理论并加以评价。吉本的学识之广至今仍无人能及。在多数情况下，《罗马帝国衰亡史》可以视为第一部用英语撰写的古代世界“近代”史，虽然在随后的年代，学术风格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然而，《罗马帝国衰亡史》从一开始就被公认为可以跻身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之列。

问 题

自18世纪以来，世界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人们对过去及当代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变化。但罗马帝国的衰亡依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罗马帝国对现代世界的影响依然深刻，尤其是西方世界。尽管现在两者间的联系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和明显。此外，许多人也有一种单纯的好奇心：为何一个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成就如此显赫、如此庞大强盛的国家最终会土崩瓦解，并被远不及它成熟的文化所取代呢？罗马帝国的命运似乎可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强大的实力与辉煌的成就到头来不过是昙花一现，文明并非理所当然地总会战胜野蛮。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其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中曾预言：如果英国战败，其结果将会是迎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这种前景与罗马帝国的命运绝非巧合。鉴于许多人相信公元五世纪时罗马帝国是亡于日耳曼蛮族之手，这一类比显得尤为贴切。

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继地反复探索罗马帝国为何衰落之谜，并且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就在不久前，一位德国学者统计出这方面的观点不下二百余种。历史学家常常直言不讳地用罗马帝国的垮台来影射自己的国家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但罗马帝国的经历和20世纪各大帝国的覆亡相比，至少有一点极为显著的差异：英法等大国当时的确已在衰落，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对经济的冲击，已经使它们元气大伤、举步维艰，而雪上加霜的是它们还面临着各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的巨大压力。很难相信英法两国有足够的能力和意志一直顶住压力，更何况两个新暴发的超级大国还在为这一趋势煽风点火。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及其贸易网，而苏联则积极扶持寻求独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然而，纵观罗马帝国各行省，我们看不到哪怕是一丝一毫从帝国统治下争取